

文山藝起來

台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Arts in Wenshan
Wenshan School of Special Education in Taipei City

陳麗婷 Li-Ting CHEN
台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研究發展處主任

相信身心障礙孩子的無窮潛能

文山特殊教育學校是一所成立時間邁向第九年的學校，也是台北市第四所特殊教育學校，主要招收的對象為重度、極重度及多重身心障礙的學生，並分為幼兒部、國小部、國中部、高職部四個學部，學生的障礙程度偏向嚴重，障礙類別也多樣，含括智能障礙、肢體障礙、自閉症、情緒障礙、聽覺障礙、語言障礙、身體病弱等，而每一位孩子的障礙狀況與程度都不同，學習上也就有不同的需求，但這裡的孩子無論障礙程度如何嚴重，都擁有自己的專屬的一份個別化教育計畫（IEP,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IEP就像是家長、老師、行政人員與相關專業人員共同為每一個孩子量身訂作的一座學習階梯，每一個孩子在師長的專業陪伴支持下，用自己的速度，用自己的腳步與姿勢，跨向不同的方向，邁向屬於每個人的成長，同時IEP也是規劃身心障礙學生學習活動的基礎。

在文山，師長們用愛與專業陪著身心障礙學

生走出自己的路，永遠懷抱夢想，相信孩子在重重障礙的限制中仍有無限的潛能，深信他們將不只是我們最初見到的樣子。我們都期待身心障礙孩子的路無限寬廣，而藝術則是其中一扇通往自我實現、自我表達的任意門。個人為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畢業，有幸進入到特殊教育的工作職場服務，深覺身心障礙學生藝術學習的需求不比一般學生少，卻因其障礙造成其就業或參與休閒活動能力受限，因此藝術興趣的培養更是重要。在文山特教，藝術不會在校園中缺席，除了充滿創意與巧思的特教老師在各領域課程中融入美勞單元並聘請陶藝家指導發展陶藝職業課程外，在校長的倡導下，學校亦整合各界藝術資源進入校園，如藝術治療師、退休美術教師、友校美術教師、藝術創作者來校帶領課程與展出，讓藝術的種子在文山孩子的生活中發芽，希望透過喚起身心障礙學生對於美術的興趣與投入，提升其未來終身生活品質。以下謹就文山特殊教育學校整合資源融入藝術教育之實況作經驗分享。



1

- 1 95學年文山藝廊歡喜揭幕。（陳麗婷提供）
- 2 96學年度「版畫之美 — 李景龍版畫創作展」版畫創作者李景龍老師蒞校展出，並帶領親師生體驗版畫創作。（陳麗婷提供）
- 3 文山藝廊「幸福之約 — 楊炳輝、高嘉明、楊鳳兮創作聯展」楊炳輝先生為同學演奏小提琴。（陳麗婷提供）
- 4 文山藝廊「幸福之約 — 楊炳輝、高嘉明、楊鳳兮創作聯展」楊鳳兮小姐現場導覽。（陳麗婷提供）
- 5 98學年「在畫中飛翔 — 口足畫家創作展」廖瑞金老師用陽光般的态度，鼓勵同學看見自己的珍貴。（陳麗婷提供）
- 6 98學年文山藝廊「陶花朵朵 — 王秀琴老師陶藝展」，幼兒部小朋友用純真的聲音致謝與祝福。（陳麗婷提供）



一個有生命的校園空間 —「文山藝廊」

96年3月15日的上午，在輕快悠揚的樂聲中，全校師生代表齊聚一樓大廳，除了為精采的五週年校慶靜態展揭開序幕，也為文山藝廊的揭幕儀式歡喜祝福，讓這個面對學校一樓大廳入口處的小空間，從此有了嶄新的門面與生命。

位於學校一樓的文山藝廊原本是校內的實習超商，自95年度將此空間改設成藝文展覽空間，統合學校學生的各項學習展覽，也對外徵求藝術家、藝文團體蒞校展出，更歡迎全校教職員工、家長申請檔期，一展才華！

文山藝廊成立的初衷，是希望營造一個校內藝文展出的空間，讓文山的每一分子都能有機會展現自己的成果與才華，在這裡我們不一定要展出正經八百的藝術精品，只要是文山人用心投入的作品，不限形式、大小、類別，都是藝廊所珍視的。因此每年藝廊除了會安排師生各項教學成果的展出檔次，也會開放檔期給全校的親師生申請，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文山藝廊的主角！

文山藝廊於每學年規劃8-9檔展覽，95-98學年度期間共規劃校內外展覽34檔次，其中22檔是展出校內親師生的成果創作展，其餘12檔則是校外藝術創作者的邀請展，校外邀請展的類型包括版畫、花藝、攝影、粉彩畫、陶藝、油畫、兒童插畫等，原本很擔心小小的藝廊會邀請不到校外的展出，但5年下來，從藝術家、社區藝術團體、友校才華洋溢的美術老師、傑出身心障礙藝術家在我們的誠摯邀請下，都十分熱心地來校義務展出，提供的作品也都十分精彩珍貴，未來希望能以身心障礙學生之需求為優先考量，持續邀請到更多適合文山孩子欣賞的校外藝術來校展出，讓身心障礙孩子不需每一次都得出遠門至美術館看展覽，平時在校就能親近藝

術、欣賞到精緻的藝術作品，參與藝術活動，發揮境教功能。

在當代博物館的新思潮中，「展示」與「收藏」只是美術館功能的一部分，「教育」也是一個重要的部分，在幾次個人參與美術館的研習的機會中，也看到美術館在辦展覽時如何兼顧到互動活動的設計與教育推廣服務，透過更多創意和巧思的安排，民眾才會被吸引、更親近藝術。雖然文山藝廊只是一個小小的校園展示空間，但在一個特殊教育學校中，藝廊的教育功能可說是有其特殊意義而值得去思考的。從教育特教學生參觀的規則禮儀、如何欣賞藝術品，一直到引導特教學生親身體驗各種藝術創作，都是可與教師結合、發揮教育功能的面向。

如此一來，畫廊牆上展示的作品，意義就不僅僅在展示本身，還結合了多重內涵與附加價值。94-98學年期間，文山藝廊配合展覽內容安排體驗學習的課程，由藝術家帶領文山的同學們作多元藝術的體驗，共進行藝術推廣教學與導覽共29場，學生、教職員及家長參加，有了大家的參與，藝廊裡有了更鮮活的畫面，也希望同學們在每一次的活動中都能享受到一點點藝術的樂趣！

雖然文山藝廊的設備目前還不像正式的美術館一樣精緻堂皇，但學校一直努力以現有的資源去改善營造這個校園空間，每逢檔期撤換的空檔，空蕩蕩的藝廊，就顯得冷清許多，但當再次陳列上即將展出的新作品，又彷彿脫胎換骨有了新生命，「文山藝廊」彷彿就像學校的一分子，熱切期待著有人願意進到它裡面展現自己，也總是開著門熱情歡迎全校同學及師長到裡面走走看看、放鬆心情。「文山藝廊」將會因為有親師生與各界的參與，而成為一個有生命、有表情的校園空間！



7



8



9



10



10



11

藝術治療融入特殊教育美術教學

92學年度起，專業團隊中的藝術治療師就已在文山的美術教學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首先外聘周怡君藝術治療師來校進行一對一的藝術療育服務，進而於一週四節的美術社團課程中，與老師共同教學，更於94學年度與老師共同出版了《另一種語言 — 藝術治療融入特殊教育美術教學初探》一書，具體留下了藝術治療融入特殊教育美術教學的經驗分享。95學年度學務處則以人際關係小團體的模式，邀請蕭賢緯藝術治療師帶領「感覺之旅」的團體課程。這段期間，藝術治療師在學校工作的模式以療育及融入教學為主，暫不以心理治療為主要目標，而服務對象大致可分為二類，一類為有情緒需求的個案，另一類則為不分類、異質性高的團體成員為主，工作的目標與課程規劃也分別以情緒成長及媒材體驗為方向，以下將就特教老師與藝術治療師合作之教學心得作分享。

藝術治療師常引領教師覺察自己在教學中所做的每一件事，也覺察學生每一個反應。例如，老師可能對於學生未做出完整形式的作品會不自覺地急於著手協助他們完成，但即使孩子好一段時間都沒能進入創作，也可先嘗試其他方式（音樂、玩具等）與之互動，慢慢地與學生建立關係，在觀察中耐心地等待學生接受我們的創作邀請。除此之外，藝術治療師也引導我們運用各種媒材，並觀察學生因不同的需求而對這些媒材有不同的反應與使用方法。原來，過去我們用得理所當然的各項媒材，其實有著不同的性格、感情和使命：細細的沙子多變而充滿感官刺激、各色飽滿的豆子不知不覺帶出孩子的生命力與觀察力；水彩的流質性可引導出創作者的情感，但其易暈染、不易掌控的特性卻也可能讓孩子充滿挫折感或更加失控；黏滑的手指膏可能帶動情緒的流洩，是對過去經驗的一大挑戰。甚至連一張紙的厚薄、大小、黑白、深淺都有不同的承載性，牽動著孩子的表達能量，各種媒



12

- 7 豆子在不同孩子的手上有不同的表現生命。（陳麗婷提供）
- 8 充滿觸覺的沙子也是一種創作媒材。（陳麗婷提供）
- 9 陪伴每個孩子用自己的方式自在表達。（陳麗婷提供）
- 10 本校美術社老師與藝術治療師合著「另一種語言—藝術治療融入特殊教育美術教學初探 藝術媒材篇」（陳麗婷提供）
- 11 藝術治療師周怡君與特教老師合作帶領美術社團課程。（陳麗婷提供）
- 12 「藝想世界美術潛能開發團體六人聯」前台北市教育局長吳清基局長特地前來為展出同學鼓勵、一同作畫！（陳麗婷提供）
- 13 「藝想世界美術潛能開發團體六人聯」前台北市教育局長吳清基局長特與孩子們一同作畫！（陳麗婷提供）

材提供了不同的條件，影響著孩子的情緒、行為及心理，藝術治療對於媒材的觀點可提供特教老師設計教案時的參考，視學生的個別差異及需求目標提供適當的媒材，並注意操作前的暖身活動或下課前應提供的結束動作。

至於心理治療的專業理論，藝術治療師也在課後與教師探討中，耐心地結合實務向協同老師說明分析，如：如何從作品中客觀地評估學生的發展與特質；孩子的早期經驗與目前焦慮、固著等行為的關係；學生創作中動作與思緒的停滯、混亂，可能是受心理運作的影響；如何在創作活動中不斷思考學生行為背後的動機，給予鏡映般的回饋，讓學生意識並建立自我。這些觀察皆源自於藝術治療師豐富的實務經驗與心理學、精神分析學的理論基礎，分析的不再只是學生的創作成品，更重視對學生創作過程的覺察與回饋，對特教老師而言不僅有助於美術教學活動，亦能運用於各領域的教學，甚至可以延伸到個人生活的內省與人我關係。

更重要的是，從每一次與藝術治療師的對話中，我們都不斷學習到對學生的尊重、等待、信任與價值調整，不管學生程度如何，尊重學生的決定，等待學生自發的表達，給予適當的回饋與支持，並相信創作過程中所發生的事情都具有意義，只要老師用心觀察與思考，就能在學生的創作過程中看到價值，然而這些都需老師經過不斷的調適與自省才能真正落實。漸漸地，教室成為一個安全、接納的環境，我們看到孩子越來越多的自發表現與改變：凡事控制緊繩的孩子能在創作中自在放鬆、願意嘗試；不懂得界圍觀念的孩子開始瞭解並配合團體規範；主動性弱的學生在互動、表達需求及做選擇的能力上開始萌芽……。其實，孩子要的不只是接受協助與訓練，完成美麗、完整的作品，更要一個容許表達的位置，還要有個懂得他的陪伴者。有時，奇妙的事常常發生在學生知道你懂得他之後……。但其實特教老師要在教室中進行正式深層的心理治療是不容易的，但我們至少可以盡力在課程中做好支持與輔導，希望透過藝術治療專業的融入，讓孩子創作中最簡單的一點點表現，老師都能

讀出它的珍貴，這也是我們在實務中所要積極學習的。

美術潛能開發團體

95學年學校邀請中華民國粉彩美術推廣協會蒞校展出，在文山藝廊舉辦了一場「粉彩嘉年華」粉彩藝術展，並帶領美術社的同學進行了一場「粉彩體驗課程」。課程中，一位同學指著其中一幅作品問我：「老師，那是怎麼畫的？怎麼可以畫得像真的一樣？」「我……我可以學嗎？」這一問，就成了「美術潛能發展團體」的緣起，從96學年度上學期起，學校從提升學生的未來生活品質及就業條件的方向思考，首次開辦了「美術潛能發展團體」，由筆者協調所需之相關師資及資源，並協同上課。

雖然這個團體是以「美術潛能開發」為教學目標，但其實學校裡的孩子在「自我表現」上仍需要許多心理層面上的同理和引導，因此仍借重了藝術治療師在心理諮詢上的專業，帶領整個團體的進行，96-98學年之間先後邀請到的是目前台灣藝術治療領域中熱情而實務經驗豐富的藝術治療師—蕭賢緯老師及許珮倩老師，帶領團體的腳步循序漸進而穩定，在文山悄悄地播下了藝術的種籽！

而「美術潛能發展團體」成員的組成有二方面的考量，一方面請導師推薦班上具有美術潛能及濃厚興趣的同學參加，另一方面是從生涯發展的角度思考，若肢體障礙的學生未來在勞動就業上所面臨的限制較多，從事靜態的美術創作活動或許是另一種生涯發展的可能，因此這次成員中，還邀請了大動作能力較弱但手部精細操作能力及認知程度尚佳的肢體障礙同學參加。在以上條件下，同時成員在情緒穩定度、專注力及行為模式是否有足夠的彈性、能跟隨團體課程節奏等方面也是藝術治療師所評估的主要條件。最後，在與家長和導師溝通後，我們邀請了高職部及國中部共五位成員進入這個團體，在藝術治療師的陪伴下開始了這一趟美術潛能開發之旅。



14



15

藝術治療師在課程中的角色

不管是對一般學生或特殊需求學生而言，「表達」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若能在被瞭解的氛圍中充分建立信任感與安全感，「表達」便更能自在發生。在對特殊學生來說，創作上的表達與表現常呈現不同的困難與限制，除了生理上的障礙使然，成長過程受其障礙所影響所形成的心理狀態也是影響因素之一，而後者是指導身心障礙學生時值得多加探究的，例如：學生固著於重複仿畫的模式，其背後的心理可能是擔心自己創作出來的作品會被批評；又或者學生較少嘗試「面」的表現，而停留在以「線」構成畫面，其原因可能是情緒的議題需要處理等，而藝術治療師能在帶領美術課程的同時，就能敏銳地觀察與處理這些細微的心理狀態，我想這是藝術治療師與特教教師在帶領美術課程時最大的差異。

喚醒創作的快樂

雖然此團體的成員在認知、情緒穩定度等各方面都是學校裡的一時之選，但面對「創作」與「表達」的概念與經驗，卻可能還是懵懂而陌生的，例如在抽象與具象、立體與平面、色彩與造型等概念與能力上，都像璞玉般未經雕琢，但在藝術治療師的心中，卻不急著「教導」他們這些概念與技巧，不急著讓他們趕快畫出一些成品，而是從「心」著手，讓他們打從心裡親近創作、習慣創作、喜歡創作，例如：二位藝術治療師都不約而同地為成員

做了「生活隨手畫」的課程安排，每位同學都擁有一本屬於自己的畫冊，這本畫冊平時由同學自行保管，引導他們隨時隨地可以在自己的畫冊中畫下任何所見所思，並於每一次上課時分享，即使是簡單的線條塗繪，也都是被接受與鼓勵的。所有創作活動的過程與結果都沒有好與壞、沒有對與錯，每個學生第一個課題就是在創作中當自己的主人。

自己作主是快樂的，但一開始是困難的而不習慣的，有許多的問號與遲疑需要被解放。「老師，有範例可以參考一下嗎？」「老師，我這樣畫可以嗎？」「老師，我可以畫在這裡嗎？」「老師，我畫得像不像？」「老師，我這樣做有創意嗎？」都是學生常會問的問題，彷彿得到老師的保證與肯定才能放心，但藝術治療師給學生回應往往是充滿接納與啟發的，例如這樣的回答：「嗯……你可以自己決定。」「每個人的作品都很有創意，只是發揮創意的方法不一樣。」這樣的態度使成員慢慢體悟創作真正的目的，並讓成員知曉在界線內的任何創作方式都是被允許的，希望透過給予更多的同理與正向反應，使其能擺脫「作品是否好看」的評斷標準。無形中，學生被尊重的同時，更能輕鬆無負擔地勇於嘗試、自在地投入於創作過程，也學會了先用自己的心與眼思考自己的表達方式，欣賞自己的表現，感覺自己是否在創作中有愉快的感受，而非尋求別人的評價來肯定自己，更可貴的是，他們也會學習以同樣的方式尊重同伴的創作，欣賞同伴的獨特之處，不輕易批評。



16



17



18

19

- 14 在同一次「色紙拼貼」的創作中，每一位孩子從構圖、配色、結構都展現了各自不同的風貌。（陳麗婷提供）
- 15 即使是類似的作品，藝術治療師也能隨時在作品的細微處觀察出成員表現得不同於以往、不同於他人的地方，並以口語將這些小小的不同放大。（陳麗婷提供）
- 16 美術潛能開發團體上課一景。（陳麗婷提供）
- 17 美術潛能開發團體同學榮獲財團法人陳庭詩現代藝術基金會獎學金特殊獎。（陳麗婷提供）
- 18 美術潛能開發團體最單純的目的只是要喚起身心障礙學生創作的快樂。（陳麗婷提供）
- 19 藝術治療師從「心」著手，給特殊需求學生充滿接納與啟發的回饋，讓成員打從心裡親近創作、習慣創作、喜歡創作。（圖為許玟倩藝術治療師，陳麗婷提供）

細想身心障礙的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常因為沒有辦法一下子把事情做好或是無法很順利學習與發展，周遭的成人可能會不自覺地給予太多的限制、協助或糾正，而讓身心障礙的孩子不擅長自己做決定、自我肯定與自我指導，藝術治療師給予我們的啟示是在創作的世界裡，老師可以多提醒自己，多留一些的空間給孩子，鼓勵他們在創作中學習作自己的主人並肯定自己。

畫不像也可以創作？

在美術史中抽象藝術早已是藝術表現的形式之一，一般被了解為一種不直接描述自然世界的藝術，而透過形狀（點、線、面）和顏色以主觀方式來表達。根據個人的觀察，其實這種抽象的藝術表達方式很適合我們特殊的孩子，尤其中重度身心障礙學生除了在認知發展上受限之外，對於具體事物「再現」的能力也是受到限制的，但他們對周遭事物的「感覺」卻可是很敏銳的喔！而這些「感覺」不一定要透過具體事物的描繪才能夠表達，亦可以透過色彩、線條、幾何形狀來訴說。

對於這次繪畫團體的學生而言，面對只有色彩、形狀或線條的「抽象畫」可是一個挑戰喔！因為這或許顛覆了他們過去的經驗。因此，當我們在帶領學生體驗「抽象創作」的時候，藝術治療師先用一段感染性極強的音樂「村上春樹／真夜中的漫遊」引導，在爵士薩克斯風與鋼琴交織下的迷離樂音中，每個人都有十分特別而強烈的感受，老師引導大家把感覺或聯想到的畫面畫下來，並先示範了一張抽象的畫面，學生遲疑地問：「老師，畫這樣『看攏嘸』的畫也可以嗎？」，就在藝術治療師的肯定與引導下，學生開始有了第一次的欣賞「抽象表現」的經驗。接下來藝術治療師邀請學生依音樂的感受與聯想，依序先畫一張具象的作品，再畫一張抽象的作品，有的孩子可以立即進行抽象畫的嘗試，有的則仍固執地畫著自己熟悉的圖像。但到了下一次課程，藝術治療師再用非洲熱情音樂引導一次，全部的同學就都能試著以抽象的方式表現出對音樂的感受了，有的成員甚至跟著音樂的輕重，而用力地下筆或發出聲音，內在的情感與能量似乎自

然而然地被引導了出來。

體驗抽象畫，主要是希望帶領學生發現一種比較不常被教導的創作方法，並且「正式」傳達一個訊息「抽象畫也是創作的選項之一，如果你覺得喜歡的話」。而我同時思考到的是，我們不只可以帶著這些認知能力不錯的孩子體驗抽象創作的樂趣，對於因障礙程度較重而不善於描繪具象事物的身心障礙孩子，老師也可以先不急著協助他們畫出具體事物，也可以慢一點給他們輪廓或圖形著色，先讓孩子以簡單的能力畫出簡單的樣子，讓他們先在點、線、面、色彩的原汁原味中享受簡單創作的快樂，體會藝術的多樣與包容。

鼓勵作點不一樣的

課堂上學生常會重複出現某種樣式或內容，例如：固定的人物造型與動作、線上遊戲的怪獸主題或固定只用某個種色系等，相信這都是他們生活中最熟悉或重視的部分，也可能是他們最拿手、偏愛的創作表現，雖然藝術治療師思考到這也可能是一種僵化及固著的表現，但卻總能對於這些重複出現的樣式先給予認同與接納，而不急於改變甚至糾正，取而代之的是隨時在作品的細微處觀察出他們表現得不同於以往的地方，並以口語將這些小小的不同放大，例如：「我發現這一次○○畫女生時，手的動作有點不一樣」或「這次○○嘗試用了一個以前很少用的顏色」，除給予立即增強之外，也協助學生自我覺察並清楚未來可以再進步的方向。又例如某一位孩子剛開始一直會忍不住模仿另一位同學的作品或在回家後仿畫卡通圖樣，較少發揮獨立的觀察及想像，但藝術治療師會故意忽略他模仿的行為，而特別描述出他與模仿對象不同之處，無論是在顏色搭配上或是在造型上，藝術治療師總能找到一些蛛絲馬跡來提醒他「你也可以自己想出、畫出很不錯的內容」，一次一次的，孩子也越來越瞭解老師所想要引導的方向，也越來越努力於自己動腦思考與嘗試，而更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他的信心沒有被減損，而是越來越強壯。藝術治療師也指出成員中有的創作內容的獨特性高，但積極度低（容易眼高手低或因自我要求太高而有挫折感）；其

他成員創作較為積極穩定，但作品的原創性則稍弱（變化性與表達性不高，常出現重複的樣式）。對於這樣的狀況，老師可適時引導觀察彼此的優點，並在互動的交互作用下，提高創作的深度與廣度。

彈性與挫折忍受度

「老師，妳覺得我畫得像嗎？」
「恩……妳自己覺得像嗎？」
「我覺得不像。（有一點沮喪）」
「如果妳覺得不像，我們可以怎麼做？」
「……不知道。」
「有時候我們沒辦法馬上作得很好，因為我們需要多一點練習。」

課堂中學生不滿意自己作品的狀況時會發生，尤其是這些認知不錯且對自己要求較高的同學，有時因為沮喪而使他們的創作暫時停頓，覺得畫不下去或者選擇提早結束，藝術治療師並不會以權威要求他們繼續完成，或者太直接告訴他們可以如何修正或增添，也不會刻意說些讚美的話試圖鼓勵他們，而是會先引導他們想一想「可以做些什麼或改變些什麼，讓作品更接近自己想要的樣子」，或許他們會要求更換另一張紙，或許他們會選擇先停下來，這些都是被予許的，有時候學生會在暫停一會兒之後，看到別的同學都持續地進行創作，會決定再做點努力完成作品，或者思考了一下之後，才想到了解決的辦法。藝術治療師往往能擺脫「應該要完成一件作品」這個目標，會多給孩子一點時間，讓他們自己處理自己的問題，並學到更珍貴的東西。

在這一年中，我們嘗試了許多的媒材，有些材料是陌生的且一時較難掌控的，而在藝術治療的理論中，由於每一種媒材特性不同，除了使用技巧的難易之外，操作者在操作時也會有不同的內在反應，因此藝術治療師在帶領學生學習使用媒材時，會多一層專業上的考慮與觀察。例如：水彩的多變十分吸引人，但實際操作起來可能會遇到許多無法預期、失控的狀況，例如：水分乾濕的控制不易、細節描繪很容易糊在一起或是調不出想要的顏色等，我們第一次的水彩課就因為顏料過期變乾了，同學從顏料管前方擠不出來，反而從尾端噴出來，大家弄得滿手的窘境。又例如在紙黏土立體創作課程中，某位同學原本想創作又高又壯的機器人，卻發現腿部由於紙黏土濕軟的特質無法承受身體的沈重，機器人怎麼樣都站不起來，挫折之餘，還是得想個辦法完成作品……，轉個念頭，把機器

人躺下變成一艘太空船，一樣很威風。在創作中，無論是材質操作或是圖像表現上，學生隨時會遇到各種的挑戰與意外，但每一次都是絕佳的學習機會，學習怎麼接受自我現況與解決問題，提升思考的彈性與挫折忍耐度，這都是創作中無形的課題，同時也與職業態度的培養不謀而合。而我真的十分欣賞我們團體中的每一位孩子，他們都表現了絕佳的成熟度與自我調適力。

也是一種身教

身心障礙的孩子雖然生活領域不似一般孩子一樣廣闊，學習上也需要較多的時間，但他們對周遭人事物的感受卻依然纖細、敏銳，同時對照顧者或教導者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觀察入微。在這個團體中，藝術治療師也是學生注意力的焦點，在帶領成員創作的過程中，藝術治療師隨時都在示範處事的態度，例如：治療師不輕易批評他人，保持個人界線也尊重他人的界線，認識自己的能力並接受挫折發生的可能，積極地解決問題而不以情緒性言行替代，對事物保持彈性的方法等，這樣的示範在無形中都能內化到學生的心靈，並從創作經驗類化擴展到生活及就業的經驗中，同時達到人格發展的成長。

美術潛能開發團體開辦以來，樂見成員們都有多層面的學習成長，部分展現在可見的作品中，有些則潛藏在孩子的心靈之中，成為無形的創作能量。跟著藝術治療師的腳步，特教老師可學習如何引導此類型的特教學生進入藝術的創作世界。美術潛能開發團體辦理三學年後，學校又增開了美術增能班，延聘退休美術教師朱照蓉老師擔任志工指導藝術欣賞與技法，讓美術潛能開發團體的同學們的藝術視野更加深加廣，也讓自我表達的能力更多元提升。

從哲學中的身體美學探索身心障礙者的創作密碼

進駐學校的資源還有這麼一個非常特別的計畫 — 中山醫學大學通識中心「優質通識教育課程計畫」，由計畫主持人林文琪教授與本校合作規畫「向特殊兒學習」的行動學習單元，每學期安排四次課程，讓中山醫學大學學生陪伴文山的同學畫畫，過程中並無任何的指導與教學，而只是陪伴與觀察，這些中山醫學大學的同學來校前先進行了第

一階段的理論學習及小組討論，到校後在互動的過程中，經歷經驗學習的循環過程，將理論與實際經驗整合，解除自己對「身心障礙」的成見，喚起對身心障礙者感同身受的理解，了解他們怎麼用感性、用身體來認識世界，發現這些孩子身心及智能發展受限的狀態中，卻保有感受的直接性及特殊性。林文琪教授期許課程學生經由本課程的學習經驗，將來在醫療場合上遇到身心障礙朋友時，能引發「基於了解」的平等對待與尊重；當初本校張靜玉校長接受這個計畫進駐校園，亦是希望這一群未來將從事醫療領域的學生，在將來的醫療場域接觸到身心障礙者，都能更有同理心地協助他們，更理解他們的感受與需求，為將來身心障礙者與社區共融鋪路，而美術活動就是最好的媒介。

在課程中，中山醫學大學的同學們陪伴著我們的孩子也很特別。以下是一段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邱禹睿同學的觀察筆記：「在第四次去文山之前，我們與老師討論了目前遇到的問題與解決方法，覺得恩恩的觸覺似乎比視覺好，而且想讓他嘗試新東西，我們就製作一個恐怖箱，準備了鎖、鞋帶、兔子玩偶、小球、網球、枯葉子等。」「……接下來挑戰枯葉，因為枯葉粗粗的，所以我覺得應該能畫出不錯的感覺，就在楓林大道撿了一些。沒想到他摸完後畫得真的很有觸覺，因為線條是崎嶇的，所以有深深的表達他摸到的感覺，看完他的畫，感覺自己也摸過那片葉子。拿出來讓他看著畫時，他畫出葉子的形狀，但很小幅，而且真的是純外型，失去了觸摸的美感。」

目前計畫已進行了三個學年，並預定於九十九學年度於文山藝廊舉辦「他們教我看見」展覽，除了展出學生最原始質樸的作品之外，也同時展出課程學生詳盡的觀察筆記與從身體美學的角度探索的討論紀錄，讓全校的親師也可以從另一種視野與心情重新認識自己身邊的孩子而得到啟示。

文山有藝思

「現在的我已經不哭了，因為我知道雖然身體上有不方便，但我已經不再去想身體失去的部分，我體會到健康的心理、開朗的心情才是最重要的。」——一口足畫家廖瑞金

或許是一個簡單的信念，讓學校試著以各種形式把藝術教育帶進校園——藝術一定可以帶給身心障礙學生一點什麼，或許是一點得到新經驗的喜悅、



20 台北醫學大學「兒童美學 — 向特殊兒學習」行動學習單元到校與文山同學互動。（林文琪提供）

一點成長領悟的自信、一點情緒的抒解、一個自我表達的天地，即使是得到一小段投入暫時忘我的時光也好。還記得文山藝廊於98年9月30日舉辦「在畫中飛翔～口足畫家藝術展」，六位口足藝術家蒞校展出，這是一群不平凡的藝術家，他們的身體有著不同的嚴重殘缺，但他們跨越了身體上有形的障礙，用自己最美好的姿勢追尋生命之路，以藝術讓生命發光，最可貴的是，他們帶著滿滿的溫暖與愛來到文山，與文山的同學們分享，無論是他們以艱難的姿勢揮汗如雨地示範作畫給全校親師生欣賞，或是透過生命分享鼓勵同學與家長。從小罹病的廖瑞金老師雖然只能發出「嗯嗯」的聲音，卻還是透過其女友吳美好小姐的翻譯，告訴現場同學：「希望同學和我一樣，覺得自己是很『可愛』的，我指的可愛不是外表的漂亮而已，而是指我愛我自己，也相信自己值得被愛。曾經我也覺得自己是一塊被丟棄在地上的石頭，但碎裂開後，我發現自己裡面是被包在裡面的鑽石，只是沒有被看到而已，相信同學們的心裡也有好珍貴的東西，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心中那份最珍貴的寶藏。」聽到這裡，孩子們的眼睛都亮了，那時我第一次見證到藝術也是一種生命的教育。

最後一提的是，目前特殊教育現場中，較難聘任美術專業師資，因為取得雙重專業資格並不容易。例如本校有完善之陶藝工場，也曾有陶藝主修之美術老師將陶藝課程經營得有聲有色，進窯、拉胚、調配釉藥等專業能力都兼具，但因沒有特教教師資格，只能擔任代課，為了取得正式教職只好至普通學校甄選任教，特殊教育中美術專業師資的流動頻繁，甚為可惜，期待更多美術師資培育的過程中，準老師們能有更多修習特教學分的管道，也願意經過實習過程的付出，取得特殊教育教師資格，一起投入到特殊教育職場任教，相信許多身心障礙學生的學習將更多彩豐富。